

今年隆冬的大雪勝過往年每一個歲餘，庭院內挺立的松柏不知何時覆上了一層厚厚的霜，就連簷下小爐內的柴火都不知重添了幾回。

楊翔一邊盯著爐上沸騰的黃酒一邊細細擦著腿上一柄通體漆黑的長劍，嘴邊時不時呼出的白霧團很快便攏著他整張臉，將那微皺的眉頭和若有所思的眸光都輕巧的掩去。

作為座落人界邊緣處的小地方，藍溪鎮本來零零散散只住著幾戶普通人家，但近年來隨著越來越多魔獸動亂的問題發生，這裡也逐漸多了不少修士落腳，一來一往間倒是替此處增添了不少生氣，後來這兒更是慢慢成為情報交流的地點，不少門派都會在此發出懸賞令，仙門出手總是大方，因而也確實吸引不少五湖四海的豪傑前來撕榜。

楊翔是在六年前來到此地的。

他記不得過去發生了什麼事，只記得自己睜開雙眼的第一時間是在一座林間小屋內，那裡什麼都沒有，唯有滿室的寂靜，以及幾道極輕的風聲自破了洞的窗縫鑽入。

自矮榻上坐起的青年腦袋像灌了水銀似沉重，他試著讓思緒歸攏，無奈意識像空茫的大海一般乾乾淨淨，除了名諱外想不起其餘任何事。是以他抬手鬆了鬆頸脖，卻不料在鎖骨處摸到一條條的符痕，痕跡橫互交錯著，雖觸碰時不疼，但那突起的疤印乍一看還是頗為駭人。

楊翔總覺得一切古怪極了，可他又什麼都憶不起，更遑論勘破這蹊蹺。青年抬眸看向不遠處落在地面上的劍，神色幾經變幻後到底仍是垂下眼簾，接著很輕的笑了聲，話音裡染著幾分隨意。

「也罷。」

既然想不通索性不想，青年迅即起身拾起那柄沾著灰的鐵器抖了抖，接著踏出了這幢小屋。

後來世間便有一無名劍客橫空出世。

年輕的少俠紅衫飄揚，雖不知來歷不知去處，但偏就是憑著一把普通的劍和精湛的功夫生生在這偌大江湖中闖出名號。

他四處漂泊，替那些為妖所擾的村落斬魔除穢，青年一手劍技出神入化，黑劍一挑一劈便可斷煞，每每解決問題後還會謝絕送到他跟前的錢財珠寶，轉而笑著打趣道給他一些自家栽種的瓜果蔬菜便可，他拿著吃更實際些。

心善又一副慈悲好心腸的少年人自然得到不少追捧，也不知從哪裡開始傳起說楊翔便如這天邊陽一樣，生來自帶三分霞光，行處皆若晨曦初曉，於是赤陽一名自此不脛而走。

再後來呢？

楊翔的目光落在爐火上，酒湯沸騰的聲響如雪花墜地般輕柔而綿延，讓他不自主回憶起那年頭一遭來到這藍溪鎮時發生的事。

本是撕了一張再尋常不過的懸賞令——說鎮外林間有妖獸作祟攪得來往人不堪其擾，孰料這任務卻成了他命中一道轉折，讓他得以陰差陽錯的在那密林中遇上她。

青年向來知曉藍溪外有處地兒盤踞著一方鬼魅，但從無意打探，若非此次在追趕妖獸的路途不小心誤踩陣法，他根本不會進到這林間。

世人稱那鬼魅為冥華綺靈，但楊翔知曉那女子其實有個好聽的名字喚作紬。她時常臥於溪澗旁修煉，半倚在斷崖下陰影內的身影影影綽綽，若非她周身纏著的一圈圈鬼氣，楊翔都要以為是哪方高人隱於此處清修。

紬掩於青絲後的美目裏沒有太多情緒，彷彿世間一切事物都與她毫無干係，唯一一次見她有了波動，還是在兩人初遇那天。楊翔記得那日，在他踏入林間的那刻女人便已然抬首，視線短暫在他面上停留了半晌，最後移向他背後那柄黑劍，如晨霧淡薄的眸光閃了閃，卻很快恢復如常。

「擅闖此地，所為何事？」

「無、無意打擾冥華姑娘！實在是不小心誤入此地。」

「……出林後向西行三十里便能找到你要追的東西，去吧。」

那日匆忙謝過女人後楊翔便迅速離了那地方，只是後來每每夜深人靜時，他總能在模模糊糊的夢見那雙深邃的眼瞳。

日思夜想，念之不忘。

自那之後楊翔便在藍溪鎮落了腳，表面上是因為這裡情報四通八達方便他接取更多除魔的差事，但只有他自己明白真正的緣由不過是因為她。

每次任務歸來後，青年總忍不住往那密林走一遭，偶爾帶點新奇的小玩意兒，或是從村民那兒收來的鮮果，嘴上說著分享，實則是希望從那張精緻卻蒼白的面容上瞧出些許別樣的暖意。

紬對他的態度說不上親切，可也稱不上冷漠——有時聽著他說起的江湖瑣事會在唇畔勾起一抹淺淺的笑，有時卻又會放任他一人孤身站在林間並不露面。可楊翔依然能感知到她對自己是特別的，那感覺說不明道不清，就像是一縷自舊夢裡帶出的熟悉，縈繞在他心間久久不散。

他曾問過她的來歷，彼時女人只掀起眼皮應了句往事不值一提，但話畢後她落在他面上的眸光卻又是那樣的悠長，像是在藉著他看向什麼遙遠的過去似，眉宇間都不自覺帶上星點溫柔。

他不是沒想過是否是自己自作多情了，可那些在風起時擋去枝葉的紙傘，雨落時悄然撐開的屏障，抑或是快速抽高的花樹苗，椿椿件件，無一不讓楊翔心頭湧上一股暖流，她本不需在意這些小事的，不是麼？

火星子飛濺的響聲拉回了楊翔的思緒，只見他起身朝酒裡加入幾顆梅，青黃相映，醇厚的香氣迅即撲面而來。

銀粟未停，藍溪鎮的雪越積越厚，青年看著漫天瓊花片晌不由得想起那清冷的林子和安靜的倩影，於是便見他裹緊紅衫，連帶將酒壺與一袋青梅揣入懷中向著林間而去。

一路步履輕快，踏雪無痕。

※

「又來了？」

密林深處比鎮上更寒，冷風挾著腐葉的氣息從四面八方灌入，楊紬坐在水畔青石上一錯不錯的望向來人，眸色在雪光的襯托下倒有幾分難得的柔軟。

楊翔把酒壺遞過去並蹲下身把懷中那袋青梅一顆顆整齊的立在石上，動作專注的像在擺放一排小小的燈籠。

「這回的青梅是李嬸親手種的，說是去歲幫她家小兒驅了狐魅的謝禮。」青年咧著嘴角道，「我沒要銀子，就換了這個。」

紬眨了眨眼，指尖隨意捻起一顆青梅壓了壓，在果皮裂開的瞬間有股酸甜香彌散，漫在鼻尖處倒也是清冽好聞。

她沒說話，只把青梅放到他嘴邊，楊翔怔了怔下意識張嘴含住，唇瓣不經意擦過那雙素白柔荑，帶著幾許微涼。

楊翔本想說些什麼，但不待他開口，頃刻在他舌上炸開的酸汁便讓他不住眯起了眼，果子獨特的氣味充盈於口腔，刺激的他笑出了聲，「這味兒比酒還衝。」

邊說著他邊擰開壺嘴給紬倒了一杯酒，不過女人沒有接過，她不過以指沾了點酒液在石上畫了幾個小小的圈兒，歪歪扭扭的聚在一起，算不上多好看，但看著看著，楊翔忽然卻覺心口一緊，像是被什麼東西緊緊攫住。

「紬。」他喚她，嗓音低啞，帶著幾許茫然，「有時看著妳，也不知為何……我總會莫名心生虧欠。」

「欠什麼？」她啟唇，聲線淡淡，「你活著就不欠。」

女人將酒杯推回他懷裡，蔻丹敲過杯沿，發出清脆響聲。

青年的喉結上下滾了滾終究沒多說什麼，他轉而從腰包裡摸出一方手巾，裡頭整整齊齊擺著幾塊桂花糕——別鎮酒肆送的，說是謝他協助斬了作怪的山妖，當時看著這糕點，楊翔就決心定要帶回來給紬嚐嚐。

於是他掰開一塊送到紬面前，這次她沒拒絕，就著他的指尖將那塊糕點叨進了嘴中。

「明年春天花樹該開了，我想，想在那兒搭個小亭子，這樣妳就能更好的看到花了。」

「我還準備了很多花苗……所以不只是開春，以後的每個春夏秋冬，我都想跟妳一起賞花……」

那句不知妳願意麼在楊翔喉頭轉了幾圈仍出不了口，於是他只得垂下頭任由上下唇不斷囁嚅。

女人安靜了很久，久到他本以為她不會回答，卻不曾想片刻之後，她竟慢慢頷了首應了聲好。

聽罷楊翔略有些不敢相信的抬起頭，在對上紬沉靜地目光後，眼底深處猛然爆發出巨大的喜色。

有風吹過，雪又落的更急了些。

青年把手中的桂花糕全塞進她手心，又替紬拂去肩頭的落雪方才起身，那襲紅衫在滿地的銀白裡像一團不滅的火，「那我先回去準備了，得趁早去聯繫村口的老木匠！」

「酒妳留著，夜裡冷，暖暖身子也是好的。」

女人沒有動，她定定看著他，手裡緊緊攥著那袋桂花糕，眸光像是穿過了萬千風雪落在他的肩頭，
末了，報以一聲輕輕喟嘆，其中似有釋然與沉緬交織。

「謝謝。」

謝什麼呢？聽罷他彎起眉眼突然笑了，笑得肆意明媚，笑得像是得了糖的稚童。

「我們下次見，紬。」

不只是下次，還有往後無數萬萬千千次。

定然要歲歲年年，常相見。